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江南花雨·章台柳

顾明道◎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顧明道卷
江南花雨·章台柳
顧明道著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江南花雨·章台柳

顾明道◎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花雨·章台柳 / 顾明道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5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顾明道卷)

ISBN 978-7-5034-9959-3

I. ①江… II. ①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931 号

点 校: 袁 元 清寒树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7 字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1.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顾明道和他的小说（代序）

张赣生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能与“南向北赵”并称的武侠小说作家只有顾明道。

顾明道（1897—1944），原名景程，江苏苏州人。他八岁丧父，自幼体弱，上学时膝部患骨结核（中医所谓骨癆）致残，行动依赖拄拐。他毕业于教会所办的振声中学，因学习成绩优秀，即留在该校任教，并受洗为基督教徒。1922年，范烟桥移居苏州，范氏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曾与友人组织“同南社”，诗酒唱和；这时又于七夕会同赵眠云、郑逸梅、顾明道等九人组织“星社”，以文会友。顾氏由此结识了一批文友，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未超出这个小团体的范围。顾明道因一直希望医好腿疾，所以结婚较迟，抗战爆发后，他和母亲、妻子全家移居上海，苏州的家产毁于战火，从此落入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他一生以教书为业，战前一直在苏州振声中学执教，迁居上海后一面写作，一面仍自办补习学校，招生授课，直至肺结核把他折磨得卧床不起才停办。病重时生活无着落，全靠朋友周济，终年只有四十八岁，身后凄凉。

了解了顾明道一生的经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他的小说。

从顾明道一生经历来看，腿残、留校执教、参加星社，这三件事深刻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学事业。民国初年的上海，盛行哀情小说，即文学史上称之为“淫啼浪哭”的时期。1912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在《民权报》同时连载，随即又连载李

定夷的《賈玉怨》，流風所被，一片哀音。顧明道就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開始試寫小說，那時他只有十七歲，尚未成年。他的處女作是短篇言情小說，發表在高劍華主編的《眉語》月刊上，這是一份以知識婦女為讀者對象的刊物，脂粉氣很重，在該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闡明辦刊宗旨的《宣言》，其中說：“花前扑蝶宜於春；檻畔招涼宜於夏；倚帷望月宜於秋；圍爐品茗宜於冬。璇閨姐妹以職業之暇，聚釵光鬢影能及时行樂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納涼賞月話雪，寂寂相對，是亦不可以無伴。本社乃集多數才媛，輯此雜誌，而以許嘯天君夫人高劍華女士主筆政。錦心綉口，句香意雅，雖曰遊戲文章、荒唐演述，然譎諷微諷，潛移默化于消閑之余，亦未始無感化之功也。每當月子彎時，是本雜誌誕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語》，亦雅人韻士花前月下之良伴也。”看了這篇《宣言》，讀者當能了解此刊物的性質。顧明道在1914年左右開始寫小說時，選中這樣一個刊物投稿，也就表明顧氏本人的性格難免有些多愁善感的脂粉氣。

我指出顧氏性格中的脂粉氣，因為這決定着他文學作品的基調，絲毫也沒有嘲諷顧氏之意，每個人都一定的環境下養成他的性格，這没有什么可嘲諷的，我們要研究的只是事實。鄭逸梅在《悼顧明道兄》一文中提到兩件事，其一為：“明道最初的作品，刊登在許嘯天所輯的《眉語》雜誌上，該雜誌多載女作家的文字，他就化名梅倩女史，撰著短篇小說。有一位讀者，是登徒子之流，寫信追求他，纏綿纏綿，大有甘伺眼波之意。明道接到了信，大笑之下，用梅倩具名答复他。那個登徒子欣喜欲狂，寄給他一幀照片，請他交換‘芳影’，并約他会晤某園。明道到這時，才用真姓名自行揭破。這一段趣史，明道時常講給人聽的。”其二為：“《江上流鶯》稿成，我曾為他寫一小序，有云：‘江山搖落，風雨鷄鳴，我儕丁斯亂世，應變無方，干祿乏術，臣朔飢欲死，乃不得不乞靈于不律，紅蜩縲愁，綠蕉寫恨，借以博稿資而活妻孥。社友顧子明道固與予相憐同病者也。’明道讀了，亦為之感喟百端，不能自己。”當時正值日寇侵華，人民生活困苦，對此局面“感喟百端”也是情理中的事，我

们不必咬文嚼字，过分挑剔；但达到“不能自己”的程度，就难免少些丈夫气了。以上两件事都可证明顾氏确有些多愁善感的脂粉气。

顾明道养成这样一种性格，固然与前述民初上海文坛的时尚有关，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唯其如此才配称为“才子”，少了贾宝玉味道就被视为粗俗；但是就顾氏本身的内因而言，腿残对他心理上的影响，恐也不容忽视。肢体的残疾不仅影响着顾明道的性格，也限制着他的行动。郑逸梅《悼顾明道兄》一文说：“这时他在吴门振声中学担任教务，因不良于行，往返不便，所以他住在校中。”顾氏是一位多半生未离他那中学小天地的人，缺少广泛的社会生活经历，在这方面，他既不能与同时的“南向北赵”相比，更不能与后来的“北派四大家”同日而语。对于这样一位学生出身，生活面狭窄，又多愁善感的作家来说，写言情小说自然是最方便的，他可以坐在家里凭自己的情感体验来打动读者，只要情感诚挚，哪怕写的只是他个人的小天地，也总会有其可取之处。但自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引起轰动之后，报刊编者和出版商均热心于武侠一途，顾明道为适应这一潮流，便也改弦易辙，于1923年至1924年在《侦探世界》杂志发表武侠小说。1929年，他由杭返苏，途经上海，与当时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星社文友严独鹤相会，恰逢《快活林》需要连载长篇武侠小说，严约顾撰写，这就促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荒江女侠》的问世。

《荒江女侠》刊出后竟大受欢迎，同年冬，上海三星图书局向新闻报馆购买版权出版单行本，至1930年8月已翻印四版，1934年11月更达到十四版，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销行数。可见其轰动的程度。由于此书畅销，顾氏也就续写下去，共出版了六集，并被友联公司改编为十三集连续影片，上海大舞台、更新舞台也改编为京剧连台本戏，风靡一时，大有凌驾《江湖奇侠传》之上的势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出人意料的效果，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当时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是“南向北赵”的作品，向恺然连缀民间传说，自有其吸引人的一面，但却少了点爱情纠葛、哀感顽艳；赵焕亭

的《奇侠精忠传》据说原有不少狎蝶的描写，因而触犯禁例，出版时经过删削。顾明道于此际把武侠、恋爱、探险等成分捏在一起，就给读者一种新鲜感，满足了十里洋场那特定读者群追求新奇、热闹的要求，正如严独鹤在《荒江女侠序》中所说：“以武侠为经，以儿女情事为纬，铁马金戈之中，时有脂香粉腻之致，能使读者时时转换眼光，而不假非僻之途，不赘芜秽之词。是以爱读者驰函交誉。”

顾明道用以吸引读者的另一个办法是写“冒险”，他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与外人坚拒，为祖国争光者。余又著有《金龙山下》一篇，可万余言，则完全为理想之武侠小说也，刊入《联益之友》旬刊中。又曾写《黄袍国王》长篇说部，记叙郑昭王暹罗之事，曾刊《大上海报》，后该报停版，余亦中止，他日拟出单行本以飨读者矣。又新著《龙山争王记》，则方刊于《湖心》周刊中，该刊为西湖小说研究社出版者也。曩年余为《新闻报·快活林》撰《荒江女侠》初续集，尚得读者欢迎，今由三星书局出单行本，三集亦在付梓中矣；又为《小日报》撰《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以上两种皆由友联公司摄制影片。又尝作《草莽奇人传》，则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乱为背景也。”（转引自郑逸梅《悼顾明道兄》）所谓“冒险体”或“理想小说”，显然是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念，是指类似斯蒂文生《宝岛》或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体裁，譬如他所著的《怪侠》，写一个身负绝技的革命者，失败后率党徒逃亡海外，去非洲探险，与当地土著争斗，称雄异域，即是一例。

就顾氏的为人来说，他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书生。“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顾氏写了《国难家仇》《为谁牺牲》等小说，表示了他作为中国人的同仇敌愾之心。顾氏一生写过五十多部小说，以武侠和言情为主，也有社会、历史、侦探等作，他临终前，春明书店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江南花雨》，这本小说具有自述的性质。

目 录

江南花雨

前 奏	3
第 一 章 回首江南好春色	10
第 二 章 蓬门未识绮罗香	24
第 三 章 惊才绝艳少年行	41
第 四 章 小姑居处尚无郎	56
第 五 章 通词何处托微波	74
第 六 章 嗟君此别意何如	89
第 七 章 茂陵秋雨病相如	108
第 八 章 飘零踪迹别离天	122
第 九 章 十年消息记曾无	136
第 十 章 金樽檀板奈情何	150
第十一章 妾被黄金误已多	164
第十二章 蓬门今始为君开	181
尾 声	195

章 台 柳

题 前	203
第一回 有女同舟	205
第二回 壮士何来	210
第三回 暴徒惊美	216
第四回 白发红颜	221
第五回 鸳湖俪影	225
第六回 言犹在耳	230
第七回 池水春寒	234
第八回 不速之客	245
第九回 海上犒师	249
第十回 侠骨芳魂	253
附 载 柳如是之姓氏及诗词	259

江南花雨

前 奏

这是一个初春的黄昏，虽然已近花朝，而春风如剪，春寒凄厉，还没有显出良辰美景艳阳天的样子。但是在上海的马路上，虽然霓虹灯的样子一时已瞧不见了，马路上的汽车也寂寥得很，有几辆木炭汽车有时叭的一声很快地驶过，似乎很骄傲地表示出它们在今日之下不可多得的汽车阶级。然而本来很时式的流线型摩托卡，背后却变成多生了一个瘤的样子，减少了它的美观呢。唯有新兴的三轮车却是很多地在马路上疾驰，往往一男一女并肩而坐，似乎有女同车，乐何如之？这也显见得上海的人在这烽火弥天的时代里，仍然忘不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在所谓风化区的汕头路一带，在那些旧式的青楼里面，电炬璀璨，弦管嗽嘈，顿时热闹起来。

这时候有一辆三轮车慢慢地驶到了一家门口停住，程景便独自坐在这车上。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戴着呢帽，穿着大衣，鼻架眼镜，像是个士人的模样。但是面貌清癯，已没有张绪当年的风度，而几乎像个病维摩，今晚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访问美人的妆阁。

而在门口早有龟奴站着等候，好像知道他快要来的样子，连忙带笑招呼说道：“程爷来了。”伺候他上楼去。

上海的地方样样都随时改良，唯有这些妓院却仍是一仍旧贯，绝不改变它们的作风。在一间妆阁里，沙发上圆台边坐着七八个人，有的口里吸着雪茄，有的嗑着西瓜子，正在那里聊天。

“丁，今年你们行里的放款怎么样？可是紧得多吗？”一个瘦长

的西装男子向一位面团团戴着眼镜的丁先生说。

“董先生，你们厂里是老主顾了，不论贵厂或你个人要吃款子时，敝行没有不尽先答应的。今年你们的棉纱生意又赚进了多少万？”

董先生摇着头说：“没有没有，今年的情形又不同了，原料缺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说到这里又向旁边那个穿西装的少年问道，“朱先生，你去年在双马纱上大大地获利，今年怎么样了？”

西装少年将身子斜靠在沙发上，右腿搁在左膝上，口里嚼一片梨，微笑不答。

大家正在谈生意经，而程景来了，众人都立起身来，点头招呼。

中间有一个和程景年纪仿佛的男子，身上穿着一件淡灰的灰鼠袍子，脚踏黄色革履，脸上也戴着眼镜，头发却朝后梳得光光亮，神采奕奕，很有些雍容华贵的样子，很快地走到程景的身边，带笑招呼道：“我们都来了，你却为什么姗姗来迟？”一边说一边请程景在沙发椅子上坐下，又回头对众人说道，“今晚对不起得很，我自己也因有些事情耽搁，所以到得不早，落在诸君后面，不然我们也可以做一局方城之戏呢。”原来此人就是今夕的东道主人葛雨生，也是程景的总角之交。

葛雨生又代程景和几个初次见的朋友介绍，但是其中如董仁夫和董廉清等却也是故雨。程景并不是一个商人，他不会和他们谈什么生意经，而众人也知道他是一个握笔管的朋友，当然也不来和他谈生意经，而反和他谈谈文艺，问问文坛上的消息。

一会儿外房已摆上了酒席，上面大光头的电灯都开亮了，越显得灯红酒绿，鸨母和婢仆都在一边殷勤地伺候众人入席。葛雨生也招呼众人到外边去入座，今天的宴会也是无所谓的，所以并没有推让的麻烦，大家随意而坐。程景便和董仁夫葛雨生坐在一块儿。那徐娘虽老风韵犹存的老本家绿宝和一个名唤金凤的，还有一个十四五岁雏发覆额的小妮子，坐在主人葛雨生的旁边，拿着白兰地敬酒。

程景东张西望的脸上似乎露出失望的样子，得个空就向葛雨生带笑问道：“你所说的伊人在哪里？怎么不见倩影？室迩人远，莫非像《琵琶行》里所说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吗？不要使我徒劳往返，搔首踟蹰啊。”

“请你耐心一点儿，今天真是不巧，伊到外面去唱堂差去了，停会儿你总可以瞧见的。”葛雨生轻轻地向程景说。

“大概堂会很多吧？不要过了时候才回来，使人家扫兴，我深悔来迟些儿了。”程景说。

“对不起，不要说你，我自己也觉得兴致并不怎样的高。”葛雨生说了这话，眉头略皱一下，又抬起头来仰视着天花板，伸手将自己的眼镜架向上推了一推，脸上似乎有一些强笑。

菜来了，主人敬过酒，客人举杯道谢后，大家不客气，随便吃菜。

葛雨生向程景的脸上望了一望，对他说道：“今日我们也许要有些放浪形骸的狂态显现在你的眼前，你可要又发生什么‘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慨吗？”

“程先生，你也要吟着那‘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句小杜的妙句吗？那就要使我们担当不起呢。”坐在程景旁边的董仁夫也向程景带笑地说。

“唉，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什么时候？既有风月可谈，像你们都是风流自负的人，当然尽可以谈谈风月，莫问时事，且食蛤蜊。像我也是最好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可惜我还是不能焚砚搁笔，不得不胡乱写一些，恐怕反要给人家骂我太没有意思，供有闲阶级怡情悦性之用呢。”程景叹了一口气说。

“景兄，你又要借人杯酒浇己块垒了！你写的东西果能使人怡情悦性，也是不错的。我就是喜欢读你作品的一个。今晚所以请你劳驾前来，也是有一点儿小小意思，倘然你高兴时，便可一挥妙笔，代那一对姐妹花写照，给我在情场上留一些纪念的痕迹。你也要笑

我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吗？”葛雨生摸着他自己的下颏向程景说。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雨生兄，我要问你多情呢，还是薄幸？”程景带笑说。

“你要问我多情与薄幸，只是我自己也觉惘然，还是你说吧。”葛雨生说着摇摇头，同时他拿起一杯白兰地来喝了两口。

背后一只手伸过来，托了一玻璃杯的红茶，放到葛雨生面前，绿宝本家柔声说道：“葛大少，你掺和了红茶同吃吧，免得喝得醉了，少停雅儿回来要怪我不劝你少喝一些的。”

“对了，雨生，你等到雅韵回来再多喝吧。”董廉清笑笑说。

“不，我要陪诸位嘉宾痛饮一下，来来，我们须先尽杯中的酒。”葛雨生高高擎着酒杯似乎自诩他的洪量。

这时候门外一阵细碎的革履声，有两个丽姝走了进来，带着浅笑，叫声郭少，又叫声丁少，乃是他们正唤的北里名花前来侑酒了。

霎时来了许多莺莺燕燕之流，鬓影衣香，锦簇花团，分坐在众人的身旁，室中顿时热闹起来。其中要算葛雨生和姓丁的姓朱的最为兴奋了，他们有说有笑地握着那些名花的柔荑，真有些色授魂与的样子。而这些轻颦浅笑的美人儿也都偎傍着，说几句温存的话，飞上几个媚眼，以博大少的欢心。世间的事本如做戏一般，他们和她们在这寸金光阴的当儿，也好似在那里做戏。唯有程景却抱着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态度，冷眼旁观，微笑不语。

“今晚你要笑我们狂奴故态复发吗？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在你的面前放出狂态来，恐怕入了小说。”葛雨生带着笑对程景说。

“世间最爱清狂客，你们尽管狂好了，越狂越好！我倒要瞧瞧你们的狂态，也可以增加我小说作料。只恨我没有像那写《花月痕》说部的主人那样风流潇洒，有一支生花妙笔，写出风流韵事来呢。何况又在这种时势，热锅上的蚂蚁，恐怕写不出好文章，徒然有负老友的雅意呢。”程景说着话，带着慨叹的样子。

“哈哈，你教我狂吗？那我倒狂不出来了。”葛雨生喝着一口酒说。

旁边的丁先生却挽着一个雏妓的玉臂，凑在伊耳边，喁喁地不知说些什么话。伊的粉脸竟贴到丁先生的颌下，十分亲热。丁先生当然是个中稔客，今天也是非常有趣。董仁夫董廉清这两位却不知怎的反倒淡淡的，似乎年事渐高，兴致已锐减了不少，酒也喝得并不多。

乌师来了，一个名唤小凤的首先唱一阕《凤还巢》，于是一个个接着曼声而歌。其中还有一个粤妓，自己打着扬琴，唱着南国的曲调，这却只有葛雨生领会了。因为座上的客人籍隶江浙两省的居多，葛雨生以前是生长在岭南的，当然能够知音。他对程景说道：“这曲儿是南国的情歌，靡曼动人，自弹自唱，青楼中有此，也不可多得，因为娟娟此豸，本是一位女学生呢。”

程景笑着点点头，葛雨生却反请这位弹扬琴的雏妓喝了半小杯酒。

接着又有一个年近二十的名花坐在朱先生身边，亲自弹着琵琶，唱一支小调，声音非常清脆。

“一曲琵琶，青衫泪湿，这声音很令人有些荡气回肠的，不知道座中可有第二个江州司马代她作一首《新琵琶行》？”葛雨生对着程景带笑说。

“可惜我们穿的都不是青衫，而多情之泪一滴也没有洒，没有白太傅的情感，恐怕也作不出像白太傅一样的好诗。”程景说。

这样热闹了一阵，渐渐地那些名花一个一个地告辞去了，只有一两个还坐在丁先生的身边，喁喁细语，大家耳朵里倒清静了不少。

葛雨生多喝了一些酒，薄有醉意，但是他还要和人家搏战。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倩影轻轻地掠至葛雨生的背后，叫声“葛大少”。

柔和的声音钻进了葛雨生的耳朵，他回头一见了她，不禁如恨如喜地说道：“好，你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吗？”一边说，一边却早已